

石飞 著

夜星 二集



闲人闲语……

作家出版社

夜 星 二 集

石 飞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屋二集/石飞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0

ISBN 7-5063-1896-2

I 夜… II. 石… III. ①杂文-作品-当代 IV. I21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9970 号

作 者: 石 飞

责任编辑: 白联国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通县图文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88 千字

印张: 8

印数: 001-2000

版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896-2/I·1881

总定价: 10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诗情哲理融成文（代序）	邓黔生（1）
拒礼的难度	（5）
王跃升的“经验”	（7）
发苦的“豆芽案”	（10）
进补、补病、吃老公	（13）
关于“钱”的乱弹	（16）
孔方兄的能量	（20）
斗富摆阔古今谈	（22）
“平等”感言	（25）
崇尚淡泊	（27）
沉滓泛起的新花样	（29）
打肿脸充胖子	（32）
戏说“侯爷”买人头	（34）
官清不爱钱	（36）
夜读随笔	（38）
梦想未必成真	（41）
没有“后悔药”	（43）
郑板桥的雅量	（45）
说“廉”道“贪”	（48）

千金买张招状纸	(51)
敢言“无愧”	(53)
“邓老太太”的“高价课”	(56)
人生随时有加减	(59)
杀“鸡”“猴”不惊	(62)
欲说“极品”好困惑	(64)
闲话“笑穷不笑娼”	(66)
琢磨自己	(69)
拒“宰”的学问	(72)
抢“官太太”与官“傍大款”	(74)
说“淫”	(77)
丹青不知老将至	(79)
近墨不染	(81)
稳脚度年华	(83)
杂说宦囊	(86)
九月的遐思	(88)
“不下雨的青天”	(90)
平心静气听“杂音”	(93)
给名人卖酒出“点子”	(95)
法网的“窟窿”	(97)
德行第一	(99)
学问最难是平淡	(101)
毁人最甚是奢靡	(103)
种蒺藜得刺	(105)

崇洋崇出洋相·····	(107)
长恨人心不如水·····	(109)
想起了孙仲谋劝读·····	(111)
划等号·····	(113)
划“句号”·····	(115)
闲话玩之“规”与“度”·····	(117)
为李世民的自律叫好·····	(119)
也说“名家下嫁”·····	(121)
冷漠“婚外情”·····	(123)
大度解猜疑·····	(125)
说“人味”·····	(127)
扭曲的“表情”·····	(129)
奇闻评点·····	(132)
道德的杂音·····	(136)
膜拜“钱爷”·····	(140)
难忘童商·····	(143)
笑看贪官“算命”·····	(145)
看错了“坐标”·····	(147)
新“钓金龟”·····	(149)
漫谈味觉·····	(151)
“测意”种种·····	(154)
一掷万金为红颜·····	(157)
“忍”的功力·····	(159)
“晾晒”隐私·····	(161)

学会“挤泡”	(164)
侃“烧灶”	(166)
感受博雅	(169)
“潘金莲自述”	(171)
官场牛二	(173)
文坛牛二	(176)
珍重“重生”	(178)
心扉碎语	(180)
感事二题	(184)
痛说“尾巴”	(186)
心系绿野天地宽	(190)
闲聊杂文	(193)
选题琐谈	(198)
“猫正名”小议	(203)
说“损”	(205)
从“谏沛公出舍”说起	(207)
读《诫子书》有感	(209)
择妻、易嫁与心灵美	(211)
“朱”近“墨”二题	(213)
榜样的力量	(216)
三种“抬轿”人	(219)
虞卿可师	(221)
婆心积怨	(223)
关于“任人唯顺”	(225)

流言止于智者	(227)
有感于“猫鼠同流”	(229)
闲话乘凉	(231)
“不吃连毛猪”之类	(233)
“自我感觉良好”	(235)
真人不怕鬼	(238)
非助我者与答子休妻	(240)
何必要“隐”	(242)
当知伪言巧似簧	(244)
后 记	(246)

诗情哲理融成文

——读石飞的《夜壘集》（代序）

邓黔生

我与石飞同志原来并不认识。数月前，友人雨生传函介绍，嘱我看看《夜壘集》。最近，我抽暇静心地细读两回，品思几番，感到这本集子确有不凡之处。作者那孜孜追求真理的精神，那融诗情哲理于杂文的风格，都使我兴奋和敬佩。

有人确认杂文只能是匕首、投枪，除了战斗，还是战斗，这实在是偏激的、片面的看法。也有人拟把杂文引入浅斟低唱、吟风品月的境界，这就只会使杂文退化成为盆景式的小品。我觉得，杂文有自己的特别风采，那就是时代精神和不拘一格。杂文可以追击敌人，也可以拥抱同志；可以展露时代的眉目，也可以显映生活的鳞爪；可以正色议是非，也可以含笑谈真理……包括石飞同志《夜壘集》在内的当代很多杂文集，已经用实践证明了：杂文应该多样化，但却不宜将思想性淡化。

优秀的杂文，是感情和理智结合的产儿。列宁说过：“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革命的杂文家当然必须具有鲜明爱憎的品质。石飞同志在他的杂文中

从不掩盖自己的倾向性，他“每有所感，便想命笔，一吐为快”，“热情又大胆地唱所是，颂所爱，抨所非，憎所恨”。但他却并不止于此，也重视理智的作用。他在行文时，既有热烈的纵情，也有冷静的分析，他将人生体味与哲理思考尽可能结合在一起。这样，理性制约感情，也使感性深化，犹如舵轮制约船艇，会使船艇更自如地、更快速地前进一样。

集里有一篇《老调重弹》，我以为体现了作者写作杂文的取向。他在文中有这么几段：

一提“老调重弹”，有人似乎很厌恶。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他有反感，说是“老生常谈”；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有看法，认为“又搞老一套”，倡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批评这是“唱老调”……总之，在他们看来，那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老调”，大概早已“过时”，理应“束之高阁”；而不少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反调”，却最“时髦”，应该用高调门随意乱唱。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观念，我们切莫等闲视之……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用“老”与“新”来区分“是”和“非”。有许多事物，“新”的不一定都好，“老”的也未必皆坏……

重弹与不重弹，关键在于“调子”是真理还是假理，不在于“老”和“新”。

此文是作者1981年4月写的，在当时，能站在这么高的角度论述问题的同志是少见的。此文所决定的基调，是石飞大量杂文经受历史检验的保证。

无“风派”的圆滑腔调，有“司鼓”者的真诚呼喊，石飞的文品，常常闪耀着可贵的光采。1980年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不要赖账》，虽见人所共见，却言人之未言。“凡是错事、丑事、坏事、都归罪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种种原因’”

干脆变成了‘一种原因’。”“十年浩劫，林彪、‘四人帮’各有其账，这笔账是非算不可的……一些同志也是各有各的账……”石飞在赖账成风的环境下，能够看透问题并敢于实事求是打开天窗说亮话，不具慧眼与胆识，谈何容易。其它如《灭鼠“一役达标”之类》、《雅士俗态》等文，寓庄于谐，也有相当的深度。

杂文要不要重视审美价值？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当前杂文的理论和实践，似乎仍未能彻底解决。瞿秋白在1933年提出了权威性的观点：认为鲁迅杂文是一种“社会论文”、“‘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必须肯定，在三十年代的历史条件下，瞿秋白对鲁迅杂文功绩的评定是达到了当时高峰的，但他把杂文划归论文范畴，并说“这不能够代替创作”，则是不准确的。长期以来，不少编辑沿用此说，把“小评论”和“思想杂谈”等议论文与杂文“合营”，成了“大集体”。不少作者也拣省力气的招儿学，随大流写出了干巴枯燥的“社会论文”，败坏了杂文读者的胃口。石飞同志是赞成“杂文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的观点的，所以他在自己的杂文中相当注重“文学性”和“杂文味”。例如《“小鞋术”拾遗》，讽刺了借各种名目“打击报复”别人的阴险之辈，“其中有一‘术’似乎是新招儿，《小鞋术》中没‘入选’，故用‘拾遗’，公诸于众”。语言风趣而又引人思索。《大锅朝天空悠悠》，一开头，就以幽默形象的打油诗粘住读者：“众人都搞包干去，此地空余旧锅头。混食一去不复返，大锅朝天空悠悠”。然后描述议论大锅饭的弊端：越吃越穷。“如果继续这样吃下去，锅里的饭就会越来越稀，甚至会变成‘大锅汤’。因此，不坚决另搭锅灶，总有一天要锅底朝天，碗口朝下，谁也吃不成”。生动的文笔，增强了主旨的效果。又如《话说武副主席》，作者从《北京日报》的一幅漫画上看到了武大郎兼任“打虎协会副主席”的“近影”，借画发挥，

涉笔成趣：“其实，就《水浒全传》上描绘的那位武大郎其人来说，怕是连当一名打狗协会的理事资格也没有的……打虎英雄的亲哥哥，对虎虽不一定有什么‘震慑’作用，但却能鼓舞会员的斗志，壮‘打虎协’的门面……再说，今后万一要有猛虎又来作恶，武副主席虽然不敢去打，也打不了，但由武大郎去请武二郎来打，比谁去请不更方便？不更请得动？……”这样，借形象以说理，通过审美价值调动读者从感性进入到理性的深层，我们当前社会“关系学”的渗透率，自然而然地让读者“窥一斑而知全豹”了。

杂文中应该有议论性，这是合理的，但杂文中裸示议论性却是不合适的。当今不少杂文作者最爱以议论专家的面孔吓唬读者，使人敬而远之，实在是失策。假如能融议论性于描述之中，有如盐之溶于水，不见其形却可品其味，能达到这种无技巧的技巧，就是最高的技巧。

自然，从石飞同志的《夜垦集》来看，美中仍显不足。少数篇章也随流讲道，无甚杂文味。有些标题老套“旧帽”；且说×××、也说×××、漫话×××、漫谈×××、话说×××、莫为×××、莫学×××、莫念×××……此虽小疵，量多恐伤“雅容”。我在这里苛求，是希望作者有更多更精的新作成为我们杂坛的佳花。

1989年12月9日于武汉
(原载《杂文报》1990年2月2日3版)

拒礼的难度

据说，由于送礼的花样不断翻新，拒礼也有了相当大的难度。

先摆一点颇有“代表性”的送礼“高招儿”：

有人送来一盒化妆品，说是让侄女们“弄着玩的”。他以为礼品不重，且又盛情难却，便欣然笑纳了。谁料事后开盒验看，里边竟夹带着一张以他的姓名为户头的大面额存单！这就使他受之便很难那么轻松了。

有人暗示给他送过一份厚礼，他却茫然不知。回家一查询，原来是“贤内助”早代他“愧领”了，且已派了用场。他本来就有些“惧内”，对此也便“束手无策”了。

有人说阁下的一位老朋友，托我给你带来了一些珍贵的“土特产品”。他认为朋友之间礼尚往来，本属人之常情，没加思索就收下了。不久，他答谢这位朋友，朋友却一口咬定绝无此事。此时他才恍然大悟，然而拒之已经太晚了。

如此种种，花样甚多；稍有不慎，拒之甚难。

其实，这也并非什么怪事。权与钱本来是可以“交易”的。一个干部如果手中握有人、财、物或签证、发照之类的实权，有人有求于他，就总会想方设法给他送礼，以期“买”他为其“推磨”。即使他对此惟恐避之不远，也很难不碰上此类“难题”。不过，拒礼难，绝非“难于上青天”。只要每个握有实权的干部，都视权钱交易为最可耻的行为，自觉以清廉自励，以“拒腐蚀、

永不沾”的精神，全方位地严加防范，那就一定能排除困难，抵制住这股送礼歪风。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则与此有关的民间传说。据传，被人们称为“包青天”的包拯，也遇上过“拒礼难”的问题。包拯60岁生日时，皇帝念他德高望重，要给他做寿。包拯只好遵命办理，但又暗暗吩咐儿子包贵，一概拒收寿礼。谁想送寿礼的第一家就是当朝天子，钦差是六官司礼太监。这下可把包贵给难坏了，他只好请老太监把送礼的理由写明白。老太监提笔在红纸上写了一首诗：“德高望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征；今日皇上将礼送，拒礼门外理不通！”包贵让王朝把诗送到内房呈父展视。不一会，王朝从内房带回原红纸交付太监，只见原诗下面添了这样4句：“铁面无私丹心忠，为官最怕叨念功；操劳自是份内事，拒礼为倡廉洁风！”六官司礼太监看罢无奈，只好带着礼物和那张红纸回宫复命。我认为，包拯是否确有此事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人民流传这样的故事，反映他们从内心深处期望当官的廉洁是多么热切！

（原载《长江日报》1991年5月19日4版）

王跃升的“经验”

一件旧案，常常引起我的深思。云南省个旧市有个名曰王跃升的“永丰公司总经理”，在“小本”起家、骤然“巨富”之后，曾得意忘形地说：“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在我看来，有钱能使官推磨。”

“无师自通”的犯罪分子，往往会弄出一些“新人耳目”的“警句”。把“鬼推磨”变成“官推磨”，虽是出自王跃升肺腑的“经验”之谈，就颇有点为“官”们“敲警钟”的味道。

这个王跃升，既无三头六臂，又无“呼风唤雨”或“点石成金”的本领，却能以一个只有二千七百元资金、四十号人的街道小厂为“老本”，靠收买一些钱迷心窍的“官”们为其“推磨”，在短短的几年之中，就“推”出了一个在八个省区拥有三十七个分支机构的“庞然大物”。仅“推磨”“推”来的借贷款，就达七千五百八十九万元之巨。将这个“公司”的所有家当全抵账，尚有三千八百四十万元的大窟窿，这样的“怪胎”，就是经济犯罪分子用“经济手段”，收买“官推磨”孕育出来的。

这种个别现象，却用事实说明了：在号称人民公仆的一些“官”中，确有极少数人热衷于“权钱交易”。此类“烂官”，嘴馋、心贪、手粘，只要有人敢于拿着人民的血汗钱去“喂”他们，用“高价”收买他们“推磨”，他们便会像贪吃草料的蠢驴一样，俯首贴耳地卖力去“推”。王跃升正是看透了这一点，才舍得在他们身上费心机、花“血本”。单说“场面”上的事，为

了拉几个“官”为其“推磨”，在海南光是一千元一桌的酒宴，一次就摆了三桌。你瞧，他该有多“大方”，其实，他所买动的，并不再是原有意义上的“官”（即人民公仆）。照直说吧，无论是那一行的“官”，只要贪赃、受贿而枉法弄权，便不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变成了见不得人、见不得阳光的“鬼”，所以他所说的“官推磨”，实际上还是“鬼推磨”。有的甚至连“鬼”都不如。

犯罪分子们信奉“钱能役鬼”、“钱能通神”，不过，他们用请客、送礼、行贿等手段，收买贪“官”、赃“官”为其“推磨”，绝非为这类“官”着想，让他们靠“推磨”“捞取外快”；更不是盗国库而肥街道小厂，而是为了自己浑水摸鱼，把人民大量的血汗钱装入自己的腰包。王跃升和他的十三个同伙，不是光贪污公款就达三十九万元么，以国家和人民的几千万元的巨额损失为代价，换取十几个人可耻的“跃升”为“万元户”，这就是“官”“推磨”“推”出来的令人心碎、遗臭乾坤的“业绩”！

“有钱能使官推磨”，并非王跃升的“发明创造”。过去，地主老财、土豪劣绅们吃了官司，头件大事就是到官府设法“上下打点”，将贪官污吏、班头衙役一概“买通”，通力为其“推磨”，“推”他个是非混淆、黑白颠倒，他们也就逍遥法外了。敝同乡杨三姐去滦县衙门告状，被告高占英用白花花的“袁大头”、黄澄澄金戒指“上下一打点”，牛成县长就枉法弄权，卖命为高家“推”起“磨”来。新时代的“推磨”，不过是这类垃圾的一点“回光返照”！

在对外开放的大潮中，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在我们队伍里有些私心重、贪欲大，且又意志薄弱的“官”，沾染上旧官吏的恶习，搞一些为钱给犯罪分子“推磨”的勾当，本不足怪。此类丑闻，毕竟是极个别的，而且纯属“地下活动”，难成什么“大

气候”。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党纪国法，我们的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我们很有觉悟的人民群众，是绝不容许这类恶习继续存在，到处蔓延的。王跃升及其为他“推磨”的官们的可耻下场，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有钱能使×推磨”，“推磨”之人总会有，多苦的果子总有人吃，我们只企望着越来越少！

（原载《杂文报》1992年9月25日1版）